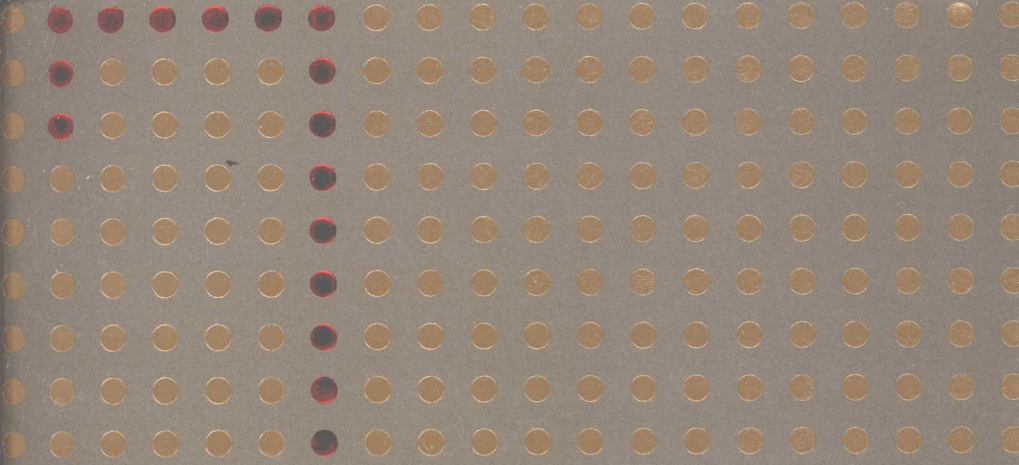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76-2000

第七集 长篇小说卷四

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

本卷主编 雷达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-2000 第七集. 长篇小说卷四/雷达主编.
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9. 4

ISBN 978-7-5321-3521-9

I. 中… II. 雷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
②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3737 号

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, 1976—2000

In 30 Volumes

VOLUME VII: NOVELS—Part IV

Editor-In-Chief: Lei Da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

Shanghai, China

本丛书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

出品人 郑宗培

责任编辑 李霞

封面设计 袁银昌

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—2000 第七集

长篇小说卷四

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

本卷主编 雷达

编辑: 本书编辑委员会

出版、发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3.75 插页 6 字数 633,000

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,3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521-9/I·2683

定价: 60.00 元

目 录

东方	魏 巍 1
白门柳	刘斯奋 65
钟鼓楼	刘心武 115
隐形伴侣	张抗抗 159
少年天子	凌 力 201
浮躁	贾平凹 265
平凡的世界	路 遥 327
南渡记	宗 璞 419
战争和人	王 火 475
突围表演	残 雪 559
曾国藩	唐浩明 617
酒国	莫 言 683

东 方

魏 巍

作品简介

《东方》描写了抗美援朝战争从志愿军出国作战到凯旋归国的全过程,其中重大的战役、战局的激剧、战略方针的变化,在小说里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。小说还将抗美援朝战争与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,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土改运动结合起来,交错地展开,在尽可能广阔的背景上表现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,显示了作者追求“史诗”性的努力。

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容量上,《东方》较十七年的战争小说,有明显突破。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,《东方》一是着力描绘了郭祥这个具有独特个性、丰满血肉的英雄形象,注意从生活实际出发,既写其英雄壮举,又写其独特和凡俗的喜怒哀乐,尤其大胆地描写了郭祥与杨雪的纯真、美好却终以悲剧结局的爱情,是敢于突破当时的文学禁区的表现。其二是通过对陆希荣这一志愿军内的蜕化变质分子的描写,大胆触及了军队内部的矛盾。

从1959年动笔至1978年出版,《东方》凝聚了作者巍巍二十年的心血。作品于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。《东方》与巍巍的另外两部作品《地球上的红飘带》《火凤凰》,共同构成了作者的“革命战争三部曲”。

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初版本,节选其中“第一部”的第二章至第七章。

第二章 柳 笛

离开明月店，走了三十几里，前面就是梅花渡。那个姑娘和媳妇兴奋地说：“可到家了！”马车赶过堤坡，就看见了大清河。太阳已经平西，那一湾满荡荡的绿水，抹上了一层红色。对岸那棵老柳树上，系着一只木船。旁边有一个纸烟摊子，散坐着几个人。卖纸烟的正在晚风里收卷起他那白色布篷。

大伙下了车。赶车的摆着手喊：“老波哥！快摆过来吧！”

只听对面说：“老亨！你捎来好东西没有？”

“我可养活不起你们这帮大肚小子。”赶车的和对岸那几个人笑骂着。

说笑间，船撑过来了。撑船的和人们亲热地打着招呼，花轱辘马车上上了摆渡，小青骡子单另由赶车的牵着，人们坐好，船就开动了。

过了河，大家随意付了渡钱，船家也不争执，只是对赶车的说：“老亨！你这人是光吃不拉，小心撑破了肚子。”赶车的打着哈哈。原来他来往过路熟了，也不拿渡钱，只在逢年过节带来一瓶半瓶酒，算作报酬。

进了梅花渡大街不远，姑娘和媳妇就嚷：“停下吧！到了。”嘎子用眼一扫，这一带都是一色青砖瓦房，占了小半道街。嘎子问：

“这不是许家大院吗？”

“是呀，”来凤下了车回答说，“现在我们就在这儿住呢，是土改时候分的。”

“怎么院墙不见了？”

“你说的是花垛口大高墙呀，早就拆了。几十家进出一个大梢门，真别扭，咱们又不防穷人，也不要他那个势派！”

“门口那眼井呢?”

“你眼花了,那不是吗?”来凤顺手一指。

原来那眼井就在眼前。水井旁边有一大块青石。嘎子看着看着,不由一阵激动,背过脸去。临分手时,那姑娘叫他嘎子哥,那媳妇跟他打招呼,他都没有听见……

出了梅花渡大街,这辆马车就滚动在迷离的月色中了。真是最快活的人也害怕孤独。嘎子顺手扯了一片高粱叶子,卷着卷儿,望着在夜色里微微发白的路。十三年以前,也是这样的黑夜,那个十一岁的嘎子,光着小黑脚丫,从家里逃出来,走的不就是这条路吗!在刚才那块大青石上哭的,不也是他吗!想起这段辛酸的往事,嘎子把那片高粱叶子扯碎了,滴落了一滴晶亮的眼泪,因为夜色的掩护,没有人知道。……

一九三七年春季。一个大风天,又黑又瘦的小嘎儿,正爬在一棵高高的榆树上去捋榆叶。树底下放着他的小棉袄和一双小鞋。他光着膀子,只穿着一条开花棉裤坐在树杈上,两只小黑脚丫在下面搭拉着。树枝上吊着小篮子,风一吹,小嘎子和他的小篮子就随风摆动。他愉快地捋着榆叶,还不时地唱一两句小戏。

他的伙伴小堆儿在另一棵树上。树底下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,穿着小破花袄,在那儿挑野菜。

快晌午了,小女孩挑的野菜才刚刚盖住篮底子。她就仰着头喊:“嘎子哥!给我扔下几枝儿吧!”

“那你可得接住!”

小女孩同意了。小嘎子用小镰砍了几枝扔下来,小女孩在树底下接。小堆儿也在那边树上喊:“小雪!我也给你几枝儿!”

小雪就在两棵树下来回跑着,笑着。突然,小嘎子一个不小心,镰刀掉下来了,不知碰到小雪哪儿,小雪蹲在那里哭起来了。

小嘎子赶忙下了树,一看小雪的小腿上,破了一个小口子,流出了几滴血。“别哭啦,还没瓜子皮大哩!”小嘎子伸手捏了一撮细沙,捂在小口子上。又说:“你别告我妈说,我给你做个柳笛儿!”

小嘎子腰里别上镰刀，像小猴子一样爬上柳树，砍了几根柳枝跳下来。他皱着眉头拧了好半天，才做成一支柳笛递给小雪。小雪开头有点儿不好意思，接过来一试，嘟嘟地响，不由得笑了，就一面嘟嘟地吹着，跑到那边孩子群里编她的柳笛去了。

等到嘎子刚刚爬上榆树，就看见小雪一路哭着跑回来，说有人夺去了她的柳笛儿。

“是谁？”嘎子在树上探着头问。

“是谢家小子。”小雪哭着说。

一提谢家小子，小嘎子就知道是本村大地主谢香斋的小子家囊。

“他还骂我，”小雪越发哭得伤心，“说我娘还是他家的使唤丫头哩……”

小嘎子的小拳头攥起来了。

小堆儿也在那棵树上挥着拳头喊：“下去，打他个财主羔子！”

小嘎子急手忙脚地两手抱着树干，嗤溜一下就下了树，老榆树皮把他的小肚子擦了一道道红印。

“走，找他去！”小嘎子登上开花鞋，提着小破袄，在前面领着小雪。小堆儿也下了树，握着小拳头跟在后面助阵。

他们在村头一片枣树地里找见了谢家小子。那谢家小子跟嘎子差不多一般大小年纪，穿着蓝色茧绸小袄，头戴着缀着红珠子的小瓜皮帽，正把弄着柳笛吹呢。

小嘎子把小破袄往地上一撂，走上去说：“你干吗抢她的柳笛？”

“你管不着！”谢家小子瞪着眼说。

“我怎么管不着？那是我给小雪拧的。”

“树还是俺家的哩！”

小堆儿也抢上去说：“是你家的，你干吗不自己拧一个？”

谢家小子看他们人多，把柳笛往口袋里一装，拔腿想跑。小嘎子上去一把拉住，就伸手去夺那个柳笛。小堆儿也上了手，柳笛就扯破了。

“嘎子打人哩！嘎子打人哩！”谢家小子鬼叫起来。

“你还叫哩！”嘎子想，上去就是两拳头，把他那个小瓜皮帽也打掉

了。小堆儿在一边助阵：“打呀，哎呀呀，打死王八我还喝汤呢！”那谢家小子一路大哭大叫着跑回去了。

大家打了胜仗，不由一阵高兴。嘎子望望天，天空也显得格外瓦蓝。他正想唱几句小戏，忽然想到篮子还在树上吊着，就拼命地跑起来了。小堆儿也跟着跑。弄得小雪都有点儿跟不上了，但是她老是想笑。

等到小嘎子提着篮子，一路唱着小戏回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小嘎子瞅瞅太阳，心才有点慌。心慌的倒不是刚才那件平常小事，而是妈正等着他的榆叶下锅哩，已经晌午错了。但是他看了看满满一篮子榆叶，心想，随便编个什么瞎话也混得过去，就推开小栅栏门，走进了院子。

刚要跨进他那小破坏屋，只听屋里妈妈抽抽咽咽地哭，还听见爹粗声粗气地骂：“还哭哩！不是你那混账小子，怎么会给我惹下这么大事！”妈妈哭着说：“我孩子混账，可小孩子打架格孽的，也不能吐我一脸哪！”爹又说：“吐你一脸是小事，你没听见人家太太还说：你们要不想种我这儿，就言一声！我看你没有地种，跟你那混账小子喝西北风去吧！……”

小嘎子一听：事情坏了！一时拿不定主意是进去好，还是不去好。正犹豫不定，只见爹跨出门来，他扭头要跑，被爹上前一把抓住说：“你这小兔崽子可回来了！”说着褪下一只鞋来，按倒就揍。小嘎子觉得小屁股烟熏火燎地疼，就哭着喊：“妈呀，不怨我呀！不怨我呀！”“不怨你？我这一辈子背兴就背在你身上了！”一边说，一边不住地打。妈妈冲出来死拉硬拽，好半天才把父亲拉开。小嘎子的泪在地上流湿了一小片，篮子早滚到一边，满满一篮子榆叶撒了一地……

嘎子爹是个胆小怕事的人。因为他只有三亩来地，主要靠种谢家几亩租地过活。虽然一年起早贪黑，辛苦到头，粮食落不下多少，可是要失去这几亩租地，就更没有一点儿活路。刚才谢家婆娘来这里说了几句恫吓话，早已使嘎子爹魂失魄散。就在这个下晚，嘎子爹让嘎子洗了脸，给他拍了拍身上的土，空着肚子，硬拉着他到谢家赔罪。嘎子半道要溜，又被爹打了两巴掌，才赶进谢家大门。谢家婆娘和谢家小子大模大样地站在台阶上，他父子俩站在台阶底下，嘎子爹磕磕绊绊说了无

数好话，又强捺着嘎子趴在地上磕了一个头，最后还说：“少爷，过几天到俺家去吧，叫嘎子给你做好多好多柳笛儿！”嘎子哭了，谢家小子笑了。

一回到家，嘎子就全身发烧，倒在破炕席上，饭也不吃。娘也没有吃饭，爹也没有吃饭，全家守着嘎子，嘎子满眶眼泪。他弄不懂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！他恨那个戴瓜皮帽的谢家小子，他恨那个鹰钩鼻子的谢家婆娘，他恨他们的花垛口黑梢门。他也怨不讲理的父亲。他说着胡话，迷迷糊糊地睡了……

这当然不会是一件事情的终结。

过了没有几日，这一天日丽风和，谢家出门打猎。在大清河北，这家地主虽不算最大，可一切行动都颇有些势派。谢香斋在前面骑着一匹雪白大马。他兄弟谢清斋坐着一辆两套骡子的轿车。谢香斋的孩子家骥，谢清斋的孩子家骥也坐在里面。骡子戴着满脖子的铜铃，双双地响着。后面跟着六个长工把式，每人的袖子上都套着皮筒子，站着一只大鹰。其中有三只黄鹰，三只“秃葫芦”，全戴着精致的小皮帽子，还垂着两个小皮耳朵。一到村外就在田里一字儿摆开，白马走在正中，不管是谁家的田，谁家的地，就这么平推着践踏过去。那辆轿车走走停停，在大道上随行观看。

小嘎子的家紧靠村南头，这时他也丢下活，立在墙头上看。多有趣呀，小嘎子一霎时竟忘记了这是谢家的大鹰。只见那两只腾起的大鹰，时高时低，盘旋飞翔。突然间，一只大鹰像疾箭一般地俯冲下来，好家伙，比嘎子站在高岸上向水里扎猛子还利索哩。说话工夫，场里一群鸡咯咯乱叫，小嘎子追上去救，他家的一只芦花公鸡已经溅着血死了。……从此，嘎子不仅恨那个谢家小子，恨他们的花垛口、黑梢门，也恨他们家的老鹰。

给爹娘说是没有用的。他需要自己想一个主意，而且要什么人也知道。

第一天，小嘎子没有想起什么主意。第二天，主意想起来了，他高兴得要命，可是白天玩得太厉害，晚上睡在那儿，睁开眼已经大天亮了。

他打了自己两拳头，恨自己没有志气。第三天，他决定动手干，妈妈又叫他到姥姥家借东西，他叹了一口气，只有等到第四天……

第四天的晚饭，小嘎子吃得最饱，也就是说，比平常多吃了一倍的糠饼子和榆叶汤。他抹抹嘴，对妈妈说：“妈，小堆儿叫我跟他就伴哩，我去了。”“明天可早点儿起来。”妈妈说。他连声在黑影里答应，摸了一件什么往口袋里一掖就出去了。他的开花鞋踢里踏拉地，“就是这个讨厌。”他心里想。

浓墨一样的黑夜。小嘎子很快就走到了谢家的后门。“可不要碰见那条大黑狗。”这样一想，老像看见那条大黑狗闪着绿荧荧的眼要跳出来。他摸了摸自己的小腿肚子。“真是胆小鬼！”他骂了自己一句，又往前走。“要碰见人怎么办呢？”他又站住了。“不要紧，我就说找许大伯借东西。”这样想着，他就一闪身进了后院。

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。有两排矮房：一排是碾棚、磨房，一排是长工屋和马棚，那几只大鹰就养在紧挨着马棚的一间闲屋里。这是小堆儿对他说的。小嘎子一走进来，长工把式的屋里全点着灯。“糟了，人还没有睡呢。”他几乎嚷出声来，怨自己来得早了。要是不性急就更好了。一阵心慌意乱，他就往黑影里钻，一钻就钻到磨房里。

多么黑的磨房呀，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瞧不见。他蹲在磨道里，一时听见脚步声响，觉得有人要来套磨了；一时又觉得那个谢家小子站在黑影里说：“哈哈，我看见你在这儿藏着呢！”他的心老是怦怦地跳。“不要害怕！”他鼓励着自己，“只要等他们睡了觉，就能办事！”可是，时间是多么地长呵，简直比一年还长。他不断地把头伸出门外去看，终于对过小窗户上的灯光，一个个地灭了，好像合上了眼睛似的。他高兴得要命，现在只剩下那个鹰房的灯还亮着，只要这盏灯一灭，他就要立刻像小猫一样地蹿出去。嚓！嚓！这就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。

可就是这盏灯古怪，它老是亮着。还听见里边不断地喊：“呀！呀！”“嘘！嘘！”小嘎子想：“莫不是我进门不小心，叫他们瞅见了？他们许是知道有人来偷鹰了吧？”小嘎子火烧火燎地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就钻出磨房来。迎着鹰房的门口一看，只见黄鹰站在架上，那养鹰把式

跟它面对面不断地挥着手，“呀！呀！”地喊着，弄得那鹰不时地扑扑翅膀，咕咕地叫。嘎子不知道这就是“熬鹰”。要让它终夜不能合一合眼，要熬去它那在山野里养成的举翅万里的性格，为这有花有鸟的庭院服务。嘎子不知道这些，暗暗地骂那个养鹰把式：“你的精神头倒不小！天这么晚了，还逗着它玩呢！”他又想：“哼！你总不能不拉屎尿尿！”嘎子的胆也大了，这次他没有钻进磨房里去，就往碾盘上一蹲，这座碾棚正对着鹰房。

夜静更深，斗转星移。不知熬了多长工夫，嘎子忽然惊醒，原来他也打起盹来。他揉揉眼，向鹰房一看，只见灯还亮着，可是已经没了人，也再没有那“呀！呀！”的喊声。“哈哈，你也困觉去了！”嘎子得意地想，摸摸口袋，轻轻跳下碾盘，就蹑手蹑脚地朝鹰房走去。一进门，就看见那六只大鹰，都栖在架上，腿上有一条红绸带子在架子上系着。它们用一只腿立着，蜷起一只爪托着嗓子。嘎子从口袋里摸出小镰，几天以前他就把木把卸掉，磨得飞快。现在他的计划就要实现了：他要马上把鹰的脖子割断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家去睡觉。“先杀那只大家伙吧，也许就是它抓的小芦花鸡。”说着，就立刻伸手去抓。谁知脚尖踮得老高，还是够它不着。他就把墙角那只独凳搬过来，爬了上去。他原先想，抓住它，嚓地一刀，无非是像杀鸡一样，可有什么难的；谁知伸手一抓，那恶鹰脖子挺起，咕咕乱叫，爪子一扬，弄得小嘎子顺手流血。小嘎子费了好大事，才捉住它的脖子，那鹰的长翅在他怀里扑啦啦地，打得他的半边小脸生疼。小嘎子割断红绸带子，把小镰放进口袋，用两只手才将它结结实实地捉住。这时其余几只鹰也惊动起来，扑着翅膀怪叫，把窗台上那盏小油灯也扇灭了。“糟了！养鹰把式要进来可怎么办呀？”小嘎子心慌意乱，抱着鹰跳下凳子就跑。他在院里摔了一个跟头，爬起来开开后门，拼命地向田野里跑去。……“就是你们追上来，我也不给活的！”小嘎子掏出小镰，一边跑一边割鹰脖子，割了好几下，才把鹰往地上一掼，那鹰在夜色里霍地腾起好几丈高，又从半空中掉下来，满地扑啦啦地打旋。小嘎子听见谢家大院一片喧嚷，接着是两声清脆的枪声……

这时,小嘎子觉得有无数追兵从后边赶来。有谢家的长工、养鹰把式,有看家护院的,还有谢家小子,他们全提着枪狠狠地追。他们的猎狗、大黑狗也伸着舌头在两边飞跑。嘎子越发跑得快了,不管方向,不管道路,不管庄稼地、柳子地,跌倒了又爬起来,他的一双小黑脚丫不停地向前跑去……

不知跑了多久,也不知走了多远,小嘎子听了听后边没有动静,脚步才放慢了。他觉得两条腿又酸又疼,有一只小脚丫也扎得难受,他摸了摸,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只鞋早跑掉了。他坐在一棵小枣树下歇了一会儿。怎么办呢?回去吧,还脱得了爹的一场毒打吗?不又要爬到地下,去给那个混蛋小子磕头吗?不行,决不能回去。就是要饭,也不能回去。他站起来,又向那黑茫茫的大野走去。

走了很久,小嘎子下了一个土坡,忽然看到有许多星星在脚下闪动,原来是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。“可不能过河!”他想,“过去河,谁知道是什么地方呀,以后想回家也找不到路了。”他就顺着堤坡走,进了一个黑魆魆的村子。一进村子,小嘎子觉得又累又饿,渴得难受。他找到了一口水井,井上没有柳罐。他见旁边有一块大青石,就坐上去等着打水的人。这时虽然鸡声四起,可是村庄还在沉睡,四外没有一个人影。小嘎子坐着坐着,第一次感到了孤独。妈妈现在干什么呢?小堆儿、小雪也看不见了,小雪的妈妈杨大妈也看不见了,她待自己多好呀。他哭了一阵,什么时候躺在石头上睡着的,自己也不知道……

小嘎子被人推醒的时候,已经大天亮了。他咕碌坐起来,揉揉眼睛,才看见是一个挑水的,穿着破棉袄,腰里束着褡裢,高高的个儿,满脸胡子,像父亲那么大的年纪,非常慈祥 and 和善。那个人问他:

“小崽儿!你是哪里的呀?”

“我,我是大周各庄的。”他瞪着小黑眼珠随机应变地说。

“你怎么跑到了这儿?”

“可不能说实话。”他心里想,就说:“我爹娶了个后娘,把我赶出来了。”他翻翻眼睛,看那人是不是相信。那人怜惜地叹了口气,小嘎子才放心了。

等那人把水打上来，他立刻扒着桶沿儿猛喝了一气，又觉着饿得难受，想要点吃的又张不开口，就说：

“大叔！你们吃过饭没有？”

“你还没有吃饭吧？”

他点点头。那人就说：“你跟我来！”说过，挑起水桶在前面走，他低着头在后面跟着。这时他才注意到自己光着一只脚丫，只穿着一只鞋子。自己觉得好笑，就干脆脱下来用手提着。

进了那花垛口大院，那人放下水桶，就把他领到长工屋里。又给他拿来几个红饼子，提了一壶水。小嘎子饱饱地吃了一顿。那人扫了扫炕，把条脏被子摊开，指着说：“这是我的铺，你睡吧！”说过，那人把门一关就走了。小嘎子躺在那儿，正在胡思乱想，只听窗外有人说话：

“唉！这孩子真可怜！叫后娘赶出来，腿都跑肿了。”正是那人的声音。

“老康！你认他做你的干小子吧！”另一个人说。

那人嘿嘿笑了几声：“我老康可没这个福气！”

从此以后，小嘎子就在这许家大院做了一名小做活的。不用说，这是老康向许家地主的求告。小嘎子白天喂猪，扫地，帮助长工们做各种杂活，晚上就挨着老康睡觉。由于老康对他十分疼爱，两人就如同父子一般。嘎子倒也觉得新鲜快活。却忽然有一天，小嘎子蒙着被子大哭起来，老康三番五次追问，他也不讲，原来有一件传闻刺疼了小嘎儿的心。这件传闻哄动了方圆几十里的村镇。听了这传闻的人，有人觉得新奇有趣，有人再也压不住自己的怒火，有人暗暗伤心流泪，悲叹着穷人不幸的命运。

传说在四十里外的凤凰堡村，出了一个强盗。这强盗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，姓郭，生得聪明伶俐，胆大无比。有一天半夜，他越过了谢家大院一丈多高的围墙，杀死了谢家的黄鹰。这只黄鹰是谢家最心爱的宝贝，取名飞虎。这事情办得麻利干脆，连那些看家护院的都不知道。可是这孩子有一点儿失着，他丢下了一只小鞋一把小镰，被谢家拣去。第二天谢家把他的父亲找来，桌上摆着两把鞭子，地上放着一桶冷水，

向他提出了三个条件：第一，究竟把儿子窝藏到哪里，赶快交出；第二，将死鹰隆重安葬，要选茔地一座，做上等柏木棺材一口，刻墓碑一幢，雇响器四班，以及其他花费，概由姓郭的负担；第三，在安葬那天，要由这孩子的父亲，亲自披麻戴孝送往墓地。这孩子的父亲只是哭，说情愿变卖土地，再买一只好鹰赔给谢家。那谢香斋看他不肯答应，皮鞭蘸凉水，打得他死去活来，还说：“赔？这是南京一个大官买来送给我的，卖了你的皮你赔得起我吗？”这孩子的父亲挨打不过，答应了头两个条件，唯独对第三条就是不肯接受。一直打了好几个死，都用凉水喷过来，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。最后这孩子的父亲大哭一场答应下了。……风水先生选了墓地，择了“吉日”，给死鹰出殡下葬。出殡一天，就在街中心搭起了一座高高的灵棚。出殡这天，四班鼓乐吹奏，死鹰用一匹蓝缎裹了，在柏木棺材里成殓。直闹到小晌午，这才响了三声火铙，开始起灵。那孩子的父亲，全身披麻戴孝，手里打着招魂幡，由两个看家护院的把式看着，跟在死鹰后边。灵柩穿过大街，沿路还要设祭，让这孩子的父亲跪下磕头。“给你飞虎爷跪下磕个头吧！”谢香斋说。这孩子的父亲不肯，看家护院的就连推带搡，把他按在地上。一直闹到晌午大错，才将死鹰送到墓地埋了。据说，比庄稼人的坟头大好几倍。坟前还立了石碑，上面刻了一只大鹰，还刻了六个大字：“谢家飞虎之墓”。埋葬完了，这孩子的父亲已经昏倒在地，后来来了好多邻舍亲友，才将他抬回家去……

在听到这段传闻以后的许多日子里，小嘎子心神不宁，他立志要永远永远和谢家誓不两立，要迟迟早早为被污辱的父亲报仇。他曾经几次偷着要跑回家和仇人拼个死活，都被老康从半道上追回。不久，卢沟桥响起了炮声。又不久，那支戴着斗笠穿着草鞋的队伍就开到了冀中平原。人都说，这是好队伍，穷人的队伍，老康当了几个月的农会主席，就撇下小嘎子跟这支队伍走了。小嘎子也兴冲冲地跑到队伍里去，人家说他小，没有要他，小嘎子哭着回来。他又在这许家大院捱了两年，已经十三岁了，个子长高了些，就又跑去哀求，队伍上还是嫌他小，他直哭了一个下午。这次他早已下定了决心：就是你打我，骂我，我也不走

了,我赖也要赖上这支队伍。

“小鬼,你还没枪高哩!”那个邓连长说。

“我就长不大吗?”他反驳着。

“你走得动?看你多黄多瘦!”那个周指导员又说。

“我要吃点儿好的,模样马上就变过来了。”

连长、指导员哈哈大笑地说:“当八路军可是苦呀!你吃得了苦?”

“你们受得了,我就受得了。你们走到哪儿,我就跟到哪儿,你们一步也拉不下!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我叫郭祥。别人都叫我小嘎儿。”

“唉!那就收下他吧。”

从此小嘎子就背起了一把黄铜军号,穿起了那身小大擎似的军衣,走在这支队伍的行列里转战四方去了。生活虽然很苦很累,可是他走得很快活,唱得很快活,因为在他脚下,是一条崭新的路……

这些事想起来就叫人心酸难过,可是又怎么能叫人忘得了呢?郭祥挥挥手,把那片扯碎的高粱叶子扔在车下。他心里想道:你们这些妖魔鬼怪,想当初是多么凶恶,多么猖狂呵!简直就像是搬不动的大山似的;可是现在呢?你们的威风哪儿去了?你们到底被推翻了,被踩到脚底下了!……想着,想着,不由地微笑起来。他望望天空,星星像也在对他微笑。

“到了!”赶车的用鞭梢一指,“那就是凤凰堡!”

车声在深夜,显得越发轻快,好像春夜的雨声……

第三章 母 亲

那辆花轱辘马车赶到凤凰堡村南,已是午夜时分。村庄寂静,夜风清冷。郭祥提着两个包袱,向村里走去。不知怎的,离家愈近,心里也越发忐忑不宁。

按常理说,一个人最熟悉的,莫过于家乡的路。哪里一个井台,一个小洼,一株小树,一条田间抄道,都从童年起刻在了他的心上,直到老死,也不会忘记。因为在那座井台上,从三四岁就跟母亲抬过水呀,在那株小树上有他抹过的鼻涕呀,在那个小小洼里他摔过一个碗挨过骂呀。这些童年时代说不尽的英雄业绩和同样多的丑事,都同这些一起深藏在记忆中了。郭祥还清楚地记得,在他六七岁的时候,有一天拿了一支小竹竿儿,闭紧眼睛装算命瞎子,他竟从十字街口一直走到他家的小坯屋里。可是现在他沿着村南头走了一遭儿,却不能判定哪个是自己的家门。

郭祥记得他的栅栏门前,有一株歪脖子柳树。母亲总是站在这株柳树下喊:“小嘎儿!回来吃饭吧。”可是现在没有栅栏门,也找不到那株歪脖子柳树。郭祥的左邻右舍,原都是一些又破又旧的小土坯房,连个院墙也没有。现在却添了好几处砖房,围着秫秸篱笆。郭祥知道这是农民翻身以后盖的,心里十分高兴。可是究竟哪个门口是自己的呢?

他停下脚步。忽然记起,在他的门旁边,有一个旧碌碡,他常常端着碗,蹲在上头吃饭。有一回不是还摔破一个大黑碗吗!那是小堆儿从背后冷不防给了他一家伙跌到地上摔碎的,他倒挨了大人两巴掌,还哭得怪伤心哩。……他拐回头走了几步,果然发现那个旧碌碡,在地上露出个头儿,想来这里是发过大水,它淤到地里去了。